

编者按

一代漫画大师张乐平，已离世作古。其创作“三毛”系列漫画，反映种种社会相，名誉海内外，有口皆碑。从这期起本刊拟辟专栏兼征稿，陆续刊登有关张乐平的史料，以志家乡人对他的纪念。

画家张乐平自己写的一段小史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自从我少年离开海盐至今已六十年了。我是在杭州湾这个母亲的怀抱里长大的，我是海盐人民的儿子，今天谨以我五十多年来的部分漫画创作，向海盐人民汇报。

一九一零年，我出生于海盐县黄庵头。十四岁就到上海当学徒。在老板驱使之余，偷闲习画。抗战时期，我参加了抗战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辗转武汉、南京、长沙等地，增长了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创作《三毛从军记》刊于《申报》，次年创作《三毛流浪记》刊于《大

公报》。全国解放后，创作了《三毛今昔》、《三毛迎解放》、《三毛爱科学》等。其次我还画了大量的各种题材的漫画、宣传画、年画、插图等。

旧社会，我目睹国民党反动派之腐败，抑郁难伸，乃透过三毛的形象以诉胸中之不平。新社会，人民得到解放，三毛也得到翻身，我也就以极大的激情去反映新一代生活。

曾记得，杭州湾的海滩是我儿时的画桌，海盐县小的先生是我学习美术的启蒙老师，我走上漫画创作道路是同海盐人民的哺育分不开的。我爱海盐，我爱家乡。今天，家乡正在四化建设中阔步前进，能有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我的作品，是我莫大的欣慰。我要感谢县领导及同志们对这次展览的关心和帮助。

三毛不老，而我老衰矣！可是大家对三毛的喜爱将鼓舞我今后以饱满的热情为人民创作。

张乐平

1984年1月

注：这是张乐平先生给海盐县1984年举办“画家张乐平画展”时自己写的《自序》。

当代著名漫画家——张乐平

陶维安

我国当代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先生，原名张群，1910年11月生于浙江海盐县黄庵头村（今属海塘乡张家门），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员，家境贫寒，勉强糊口，乐平先生自幼读完小学后就离家谋生，到南汇县（今属上海市）一家木行当学徒。他从少年时代起就酷爱美术，在课余时间勤学苦练。13岁时就创作出第一幅漫画，16岁参加了海盐反对军阀，迎接北伐军的宣传队。抗战初期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作。其时积极向《时代漫画》刊物投稿，并结识了叶浅予等画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从事专业漫画创作，并与叶浅予等进步画家组织了抗战漫画宣传队（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张乐平为该队副领队），为唤起民众抗日积极奔忙，创作了揭露日寇滔天罪行的漫画千余幅。其时使他有一事难以忘怀。一次，他正在武汉街头绘制大幅抗日宣传墙画，一架敌机袭来，周恩来同志见此险景即叫张乐平隐蔽，瞬间，敌机进行扫射，张乐平免遭不幸。每当谈起此事，他说：“周总理救了我的命”，甚为感动。

1935年11月23日在上海《小晨报》首次出现了张乐平创作的三毛形象。嗣后《时代漫画》、《申报》都连载了三毛系列漫画《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当时轰动全国，流传海内外。1949年春，《三毛流浪记》被拍成电影，曾被誉为可与世界幽默大师卓别林主演的《寻子遇仙记》相媲美，在法国巴黎掀起了“三毛热”。1949年4月，在宋庆龄同志的支持下张乐平举办了水彩画，三毛义卖画展，筹捐款

项、创办“三毛乐园”以收容流浪儿童，赢得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

建国后，张乐平继续创作和出版了《三毛迎解放》、《三毛今昔》、《三娃子》、《父子春秋》、《三毛日记》、《三毛爱科学》、《三毛爱体育》、《三毛爱雷锋》、《三毛新事》等，大量的宣传画、漫画、国画刊载于国内外的有关报刊。解放后，张乐平在参加全国文代会期间，曾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1979年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步入晚年，张乐平身患帕金森氏病，对创作漫画带来了严重困难，但他不顾疾病缠身继续创作漫画，1982年创作了《人到老年》，以表达自己壮心不已老骥伏枥的精神，为我国漫画和儿童美术事业不断作贡献。1988年台湾著名作家三毛（原名陈平）来大陆认张乐平为父，被传为文坛佳话。1991年张乐平以《我的女儿三毛》一文，荣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两岸情》征文特等奖。

张乐平挥笔作画近七十个春秋，创作出不计其数的漫画。其宣传画、国画、水彩画等，多次在国际国内省市展出中获奖，深受读者的爱戴，特别是他创作的三毛形象，在中国已家喻户晓，蜚声海内外。

《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虽经岁月的流逝，但魅力不减，原稿已捐献给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珍藏。

张乐平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顾问、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漫画世界》主编等职。张乐平德高望重，一切有关美术方面的才华能力尚具多种次元。平时严于律己，谦虚谨慎，热爱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关心儿童，坦诚待人，获得广大读者同仁和后辈的尊敬。近几年来因病长期住上海华东医院，终因医治无效，于1992年9月27日下午6时不幸逝世，享年83岁。10月6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以上海市委、市人大、市人民政府、市政协、以及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刘振元、谢丽娟、陈国栋、陈至立、谢希德、巴金、夏衍、刘海粟、华君武等77人组成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委派上海市人民政府代为向张乐平夫人冯雏音及其家属表示慰问。朱镕基也发来唁电。全国政协、全国文联、全国美协，上海市党、政、人大、政协，以及陆定一等人送了花圈。

加兴市委、市人民政府、市委书记梁平波，海盐县委、人大、政府、政协、海塘乡党委、政府送了花圈。县有关领导凌金根、张国华、孙延成、万云，乡领导冯华明，以及朱雪玉等生前友好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表示沉痛哀悼。

记张乐平文坛交往两事

袁增培

以画《三毛流浪记》闻名于世的漫画大家张乐平，浙江海盐人，八十三岁作古。他为人笃于情，可在文坛交往轶事中反映出来。

一、为许杰写照：

1986年夏，张乐平在上海华东医院养病，不料与同一病区疗养的著名文学家许杰相遇，张、许早在四十年代就认识。久别重逢格外亲热兴奋。闲谈中，张乐平向许杰追忆了三十七年前为他即兴画像的事，许杰听后顿有所悟。随后张乐平告诉许杰：那张即兴作的画，因存放在行篋中，十年浩劫中居然未毁仍存，使许杰深感意外高兴。几天后，张乐平家人将那幅速写带至医院，张乐平注视着自己三十七年前的旧作，回想这幅画不寻常的遭遇，感慨万分，遂于许杰的画像左右两侧，题字数行，以记其事。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文艺工作者，同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车厢中，盘桓多日，曾为许杰同志即兴造像。这幅速写，由许杰同志签名后曾存放在行篋中，不意经过十年浩劫，尚能保全，诚以为幸。更不料于三十七年以后的今日，竟与许杰同志在华东医院养病，偶然相遇，实在令人高兴。一九八六年八月张乐平”

许杰捧读着张乐平送给他的当年为他即兴画的像和题跋，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深深被张乐平先生的真挚友谊所感动。

二、亲情接“三毛”

台湾著名女作家陈平，十分崇拜张乐平，喜欢他的《三毛流浪记》，因此以“三毛”作为笔名。“三毛”曾三次与张乐平通信，表达对他的崇拜热爱，第三次来信中竟表示做张乐平的女儿。张乐平虽与陈平素不相识，但认为：一个人的生平值得永远纪念的事情不太会多，能在晚年认上这么个“干女儿”，该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件快事。

“三毛”来大陆，张乐平先生派儿子张慰军在香港迎接，并在1989年4月5日陪同“三毛”到上海。当晚张家为“三毛”准备了她爱吃苔条花生，为她安排了位于张乐平卧室隔壁的房间作临时闺房。当张乐平从电话中得知“三毛”准确到达时间，就在弄堂口盼望她的到来。根据“三毛”曾经要求，张乐平赠送“三毛”一件“涤卡”中山装，作为见面礼，这是张乐平大儿媳跑了好多处，张乐平夫人揣度“三毛”身材后才觅到的。“三毛”则回赠了她的畅销新作《我的宝贝》一书，并热情感谢张乐平先生创造了她的笔名。

“三毛”在张家住了四天。张乐平先生非常喜欢她富有感情，易动感情，直爽、爱憎分明的性格，说，不知怎么的，我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却是这么容易，短短四天里彼此的距离一下就变得那么短。4月7日，张乐平先生全家租了一辆车，陪“三毛”上龙华寺，张乐平虽行动不便，还是坚持陪同前往。4月9日“三毛”离张家，分手那天，双方都依依不舍，当“三毛”坐进轿车，隔车窗相望时，张乐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听任老泪纵横……。

1990年中秋，“三毛”重来上海，直奔五原路张乐平家，然后，她直奔医院，把张乐平轻轻扶上轮椅，一路推回家。张家的招待晚宴是丰盛的，其中有童子鸡、糟肚、糟猪爪。晚宴的气氛热烈，张乐平

更为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他对儿子说：“今朝我不回医院”。儿子劝他回去，因为医生关照过，不回去他们不负责的。张乐平执拗地说，“不要他们负责，我自己负责。今朝我就不回去了”。早已戒酒的张乐平先生，这晚特意喝起了他钟爱的“花雕”。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三毛”要走了。只见张乐平穿戴整齐地坐在椅子上，“三毛”弓着腰在他耳边细语：“您还是回医院吧，下午我到医院来白相，走的时候我会来向你道别的”。张乐平直起身子，不情愿地让“三毛”搀着往外走。原来，今天“三毛”要去上海堂兄家小住，于是张家老小都一遍遍地叮嘱：“说好明年春节来，不要忘记”。没料到三个月后，“三毛”却悄悄地自杀走了。张乐平惊悉，感到意外，非常悲痛，白发人竟送走黑发人！于是撰文纪念，叙述他与“三毛”会亲的情况，表达他对“三毛”——台湾著名女作家陈平女士的深切悼念。

悼 张 乐 平

宋季安

张乐平，少年时曾就学于海盐蔚文学校（后行新学制改名海盐县立第一完全小学），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在该校毕业后，至上海柏生绘画学院学习，一年后，在上海浦东森泰木行做学徒，还当过印刷厂、广告公司的练习生。张乐平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因此，他画漫画，由业余到专业，在绘画上的成就，全靠刻苦自学成才。他的思想一向比较进步。抗日期间，在上海三友实业社画广告。救亡运动中，曾参加抗战漫画宣传队，用漫画宣传抗日。日军侵占上海后，他组织漫画界离开上海，到内地继续宣传抗日。直至抗战胜利，重返上海。他憎恨旧社会的罪恶，画了《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等反映底层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在《申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解放后，他创作的许多漫画作品在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有《三毛迎解放》、《三毛翻身记》、《三毛爱科学》、《三毛今昔》、《三毛与体育》、《二娃子》、《父子春秋》等。近年来，曾在解放日报社工作。1985年我到上海五原路288弄3号看望他时，他正患心脏病，两腿走动显得很沉重，颇有龙鍾之态；但仍坚持作画，尽可能多作奉献。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孩子，关心新一代孩子们的成长。各地幼儿园的娃娃，都知道和敬爱画《三毛》的张乐平老爷爷。他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顾问、《漫画世界》主编等。张乐平以画《三毛》出名，故人们尊称其为“三毛之父”，画苑一直传为美谈。如今已先我乘鹤西去，乃画坛一大损失。回忆旧事，

在假日一起逛街、游花园、至海滩玩耍等等，尚历历在目。伤感之情，
永远不会泯灭！

挽诗七律一首

动荡流离数十年，同窗厚谊永绵绵。
沪西聚首慰久别，秦北观涛溯昔缘。
闻得三毛迎解放，传来四海乐翻天。
画苑今失一奇葩，千古评谈忆宿贤。

舅父轶事初忆

李大铭

勤奋刻苦 自学成才

舅父幼年家境贫寒，但酷爱作画，由于无钱买纸墨，以海滩沙地为纸，树枝为笔，乐此不疲。14岁就当了木行学徒，因贪学画遭受老板无数次打骂。当学徒时，白天忙于打杂差，侍候老板一家，晚上挑灯作画，为了免受蚊虫叮咬之苦，他动脑筋将两脚插入酒坛子里，不料老板深夜搓麻将归来，敲门声声催的急，慌忙中两只脚拔不出来，跌碎了坛子，两脚鲜血直流，还遭了毒打。他所以能取得著名的成就，是刻苦努力的结果。

生活俭朴 平易近人

舅父名扬中外，但对生活从不要求舒适。他有七个子女，生活负担很重，经济上一直相当拮据，但他从不向组织提出要求。他晚年多病，住医院时，为了节约，竟连一般性诸如鱼肉之类的膳食也舍不得吃。有一次，他点了一盆鱼，一看价目表三元多，就舍不得吃而划去了。在整理他的衣物时，从五斗橱里拿出来的一件退了颜色的羊毛衫，袖口破损不堪，舅母讲他真的没有一件好衣服，多令人伤心啊！

舅父身为名人，但无半点名人架子，对人和蔼可亲。文革前他在解放日报任美术记者，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他从不要工人打扫卫生，总是自己动手。他创作任务重，但不以名家自居，那怕是小品、插图，他也乐于配图。对此，他常常创作到深夜，画完后电话通知报社，当即来取，明晨见报。寒冬腊月，工人摩托车开到门口，他总是亲自下

楼开门，送上一杯茶暖暖身体。因此，工人同志对舅父也倍为关心。四人帮横行时，舅父遭迫害，强制他劳动，洗厕所，擦楼梯，工人同志总是暗中保护他，给予他关怀和照顾，让他老人家在逆境中鼓起生活的勇气。

艺术高于一切 不图钱财

“三毛”画出名后，可爱的形象人人喜欢。上海ABC糖果厂曾经向舅父提出，以销售量提取分成作为条件，生产“三毛”商标的糖果。金钱对多子女负担的舅父来说是多么需要，但他不肯贬低其艺术价值，多次商谈未能打动他的心。由于他视艺术比生命还要宝贵，因此放弃了无数次赚钱的机会，并且对小辈也是这样教育的。我的女婿酷爱书法篆刻，在国内、港、台颇有影响。舅父对这个甥孙女婿也十分欣赏，叮嘱他要以艺术为第一生命，不能贬低艺术的价值，不能让艺术庸俗化，谆谆教诲，唯恐不及。

酒是他的创作源泉

舅父性嗜酒，但并不沉缅于此，也不怎么以此作为生活享受。酒其实是他作画构思的催化剂。经常是边饮酒，边沉思，酒后，一幅漫画跃然于纸上。

我每次去小住，他在吃酒时要我坐在一旁和他聊天，聊聊家乡的种种。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并不专心与我谈话，却在一心两用。突然间，他常常举筷蘸点水或酒，在桌上画了起来。有时，灵感中断或未能激发，他会要我陪他出门兜一圈，回来再作画。看他如此苦思

冥索，孜孜不倦作画的样子，我常会想，看舅父的画只是三笔两勾。其实来之不易啊！

出好作品是贴近生活的结果

舅父为了出一本《我们的生活》的儿童画册，他深入儿童的生活实际，常常到一墙之隔的宋庆龄幼儿园去，和幼儿们一起玩，观察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从中吸取营养。他的画总是精益求精与生活十分贴近。有时专心地观看小女孩子们在弄堂里跳橡皮筋，认真看他们的步子动作。他年纪大了，有时还参加进去，和她们一起蹦蹦跳跳，把心得摄入画中。一次，为了画握乒乓板的手势，他要我握着板，让他素描。记得一九七三年那一年，舅父为我们画了男孩和女孩坐在小板机上挑花线板，真是形态逼真，活龙活现，使人爱不释手。

苦学受骂

舅父当学徒时由于无钱买纸作画，但画画的欲望却不能抑止。有一天，他忽然动出脑筋。原来每天经老板搓煤火纸是他的日常差使之一，他想何不先在煤火纸上画一番，依旧搓成煤纸，老板也不发觉，于是他行动了起来。不料，有一次因纸上作画蘸水多了，搓好的煤火纸，老板吹来吹去，总是吹燃不起来。老板剥开火纸看到密密麻麻的图画，大光其火，将他痛骂一顿。因此舅父再也不敢取巧了。可怜的舅舅！

告别仪式上别开生面的一幕

今年十月六日在舅父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尾声中，突然闯进一位

中年女同志，她步态匆匆，一经走到舅父的遗体前，掀起玻璃罩，小心地在他枕旁塞进一份报纸，即哭了起来，随着《一路平安》乐曲的响起，报纸伴随遗体一起火化了。

事后，才知道这位女同志是新民晚报社派来的，送来的是当天出版的新民晚报。后来，我买来这天报纸，只见第一版上有一篇《千万读者默然悼念‘三毛’之父》的报导。文中有“全国千千万万读者怀着沉痛的心情在心中默默悼念着这位‘三毛之父’，如果三毛有灵的话，也一定会沾湿衣襟、悲痛欲绝的”。文旁还有一幅“三毛掉泪”的画，真是催人泪下，我禁不住又哭了。

我钦佩舅公的画品和人品

顾晓中

自孩提时起，我就常跟妈妈去上海五原路探望舅公张乐平。妈妈幼年失去双亲，特别受舅公的爱怜和关心，感情极深，故而自小舅公家就象是我的外婆家一样，常来常往。

舅公虽为一代名家，但他生活简朴，品格高尚，平易近人，热爱儿童，视艺术比生命还要宝贵，艺品与人品都不愧为一代“漫画大师范”。

小时候每次去舅公家作客，我常喜欢站在他的大画桌前看他挥笔作画。舅公画“三毛”的速度快得惊人，从眼鼻间着手，勾画出整个头部，最后再画上三根富有动感的毛发，一气呵成，霎时一个活泼可爱的“小三毛”跃然纸上，令人惊叹不已。舅公很喜欢我，一边画着，一边讲一些风趣的话与我说笑，有时还叫我帮他用橡皮擦去画纸上的铅笔线条，当然这也是我非常乐意干的。

舅公喜欢喝酒，因此许多精采作品的构思是在酒后萌发。记得73年，舅公曾回故乡一次，小住在我们家里。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喝着酒，突然萌发了创作激情，对我说：“小姑娘，过来！坐在这里，舅公给你画个像。”一会儿功夫，果然一幅人物速写作品出来了，我非常喜欢，一直珍藏着。

也许是我与艺术有缘吧，十年后，我的爱人竟然也是一个酷爱艺术、热衷于书法，篆刻创作的全国书法家协会会员。89年的秋天，我与爱人一起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舅公，并带去了一枚我爱人为他精心刻就的姓名章和一些书法作品，请舅公指正。他看了以后，连声说赞

还风趣地说：“这方石章刻得很好，就象我本人，肩架躬躬的，我很喜欢。”接着又对我爱人说：“我是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你是中国书协会员，我们都是艺术的追求者。我虽然不搞书法，但我对书法艺术还是有鉴赏力的。你的作品很有功力，你这样年轻，就能取得目前的成果，很不容易，努力下去，一定会成功的。”同时又教诲他：“艺术是崇高的，也是无价的，不要随波逐流，要做一个高尚的艺术家”等等，字字句句可见舅公洁身自好的高尚人品。

最令人难忘的是今年10月6日龙华殡仪馆大厅中的最后告别。舅公安详的卧在鲜花丛中，在《一路平安》的乐曲声中，我禁不住泪流成行，两眼模糊，向舅公的遗体一次又一次的鞠躬告别，默默祈祷，但愿舅公能带着我对他的热爱，带着后辈对他的敬重，带着我们送行人的祝福，平安归去……

舅公虽然已离开我们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都常常在我眼前浮现，他高尚的艺术和人品将成为一代年轻艺术家的楷模。

清末民国时期海盐中医事业

沈吟梅

海盐中医事业，源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各领风骚；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有杰出名医五十三人。明韩履祥医术精湛，选任太医院御医，切脉决人生死，疗疾多奇效。清吴仪洛医学渊博，著述丰硕。所撰《本草从新》为医界所珍，列为授徒教材，其《伤寒分经》，收入《四库全书》。他们仁术济于当世，述作惠及后学，名标青史，流传千古。

清末到民国(1840—1948)海盐中医事业，从业人数、成员素质、学术成就等方面来看，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堪称中医的兴旺时期。究其成因有三。

一：1840年后，列强入侵，暇化东渐，西学兴起。祖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四诊八纲法则，受到强烈冲击。至1929年，导致“取缔中医议案”的发生。在此期间，海盐中医界也为之震动。中医必须自强，才能奋进图存。

二：政体革新，科举废止。不少士子，易仕途进取为精究医学，因而提高了中医素质，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三：战乱灾荒仍频，疫疠横行，从光绪中叶到民国二十四年，先后发生霍乱、“流脑”、天花的流行多达十次。病死者不计其数，医者日以继夜，穷于应付。

据此：中医界有识之士，纷纷赶来，以弘扬传统医学，治病救人，为己任。不惜殚精竭虑，矢志不懈。或投师问道，探索医理；或阐释经旨、发皇古义；或融会新知，沟通中西；或传授经验栽培后学、呕